三峯集 七

陣法

拾遺

附錄

共七

三峯集卷之十三目錄

三峯集卷之十三

奉化 鄭道傳 著

陣法

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則爲奇靜則爲陣陣則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輪轍無競接兵前守後隊乃進臣道傳按講武之道有二焉以金鼓旗麾明進退坐作之節所以一衆心

也以槍劒弓矢習擊刺射御之便所以一衆力也衆心不一無以整部伍衆力不一無以勝敵人故先王每於四時之隙因田獵以講武事誠非得已也今見行講武之法詳於金鼓旗麾進退坐作之節未及槍劒弓矢擊刺射御之習非略之也敎之有序也今後當講武之時先作四表以金鼓旗麾習坐作進退之節後復結五陣更出迭入槍劒弓矢習擊刺射御之便講武之道庶乎得矣

結陣什伍之圖

兩人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三步

五人爲伍兩伍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一伍
二五爲什稱小牌兩小牌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一小
牌
五什稱中牌兩中牌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一中牌
十什稱摠牌兩摠牌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一摠牌
陣用軍一千則每一陣二摠牌自二千至九千以此
推之兩陣相去之間空地可容一陣
陣用軍一萬則每一陣二十摠牌自二萬至九萬以
此推之什伍之法素定則平時相與講習戰之法識
容貌審聲音當戰時晝則相視而相救夜則聞聲而

相救

什伍相去疎密之法素定則左右前後互出迭入揮刃發矢無所拘礙

五行出陣歌

前衛中軸爲守兵按列不動如陵岡後衛居後爲正兵先出致敵勇莫當左翼右翼爲奇兵旁出突擊如雷霆守兵家計備敗走雖散復合敗不亾接戰以正勝以奇臨時操縱無常形

旗麾歌

麾色有五旗亦五指揮以麾應以旗中黃後黑前則

亦左青右白各隨方東西南北視麾指舉則軍動伏止之揮則騎步皆戰鬪或徐或疾將所期將不知此棄其兵兵不知此亦失時多多益辨非他事細聽金鼓明旗麾

角警歌

角初五聲乃警衆角後五聲復收兵問以金鼓鼙部伍進退之節仔細聽

奇正總讚

曰衡曰翼爲正爲奇受敵制勝各隨其方何爲守兵前衡中軸以逸待勞軍有歸宿鬪亂不亂雖絕成行

是謂家計敗不至亾

金鼓旗麾總讚

兩軍相接煙塵漲天呼吸之間纔變倍千左右進退紛紛紜紜令之莫及叫之莫聞毫釐或差千里是違何以整之金鼓旗麾進之以鼓退之以金麾指角警萬夫一心善陣不戰善敗不亾陣無常形從覽詳之

論將帥

一賢將

悅禮樂敦詩書明信義有威惠士卒樂附賢能效力

二智將

明利害察成敗臨敵出奇因時制變

三勇將

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出入敵兵摧堅陷陣

撫士卒五惠

一恤飢寒

親自體察推衣與食

二省勞苦

分其任同其事

三救疾病

親自瞻視以施醫療

四卹不成人

歸老幼返孫孩

五哀死亡

謹埋掩行弔祭

用軍八數

一聚財

軍需支用

二論工

造機械

三制器

兵甲堅利旗麾精明

四選士

勇怯智愚

五政敎

號令嚴明賞罰必信

六服習

明旗麾金鼓之節習進退擊刺之宜

七知勢

地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師衆多寡

五刀楯之利

穹崇險隘阻阸相接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三用

一步卒

危坂高陵溪谷阻難用步卒

二車

平原廣野草淺地堅用車

三騎

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往返百里用騎

四法

一權謀
以正守以奇勝先計後戰
二形勢
雷動飈擧後發先至離合向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三陰陽
知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類望雲變氣之屬
四技巧
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料敵制勝四計

一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兵
二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誓
三不明敵人之將不能先軍
四不明敵人之士不能先陣

四擊

一以衆擊寡
二以治擊亂
三以富擊貧
四以教卒鍊士擊毆衆白徒

三料

一料食攻食食存不攻

二料備攻備備存不攻

三料衆攻衆衆存不攻

三釋

一釋實攻虛

二釋堅攻耗

三釋難攻易

五亂

一法令不明

二賞罰不信

三聞鼓不進

四聞金不止

五在陣而囂

四理

一居則有禮動則有威

二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三前却如節左右應麾

四雖絕成陣雖散成行

十一必戰

一疾風大寒早興夙遷剖冰濟渡則戰

二盛夏炎熱興役無間風驅飢渴則戰
三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則戰
四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下不能止則戰
五軍須既竭時多霖霪欲掠無便則戰
六師衆不多土地不利人馬疲瘦則戰
七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飢未及食解甲而食則戰
八將薄吏輕士卒無固則戰
九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則戰
十陣而未定舍而未畢則戰
十一行坂涉險半出半隱則戰

根本之地巢穴所在

三火攻

或山或野依草結營城邑部落人家相接以火攻之

四水攻

壅水決川灌水之類

五守

一敵兵銳則守之

二我援將至則守之

三城堅備具則守之

四欲老敵師則守之
五欲觀敵變則守之
拾遺
詩
平昌郡 輿地勝覽
中原書記今何方古縣蕭條舊山角地到門前容兩車天低嶺上僅三尺秋深禾穗散沙田歲久松根緣石壁行路難於蜀道難還家樂勝錦城樂
無題 鄭氏家傳
問水一官清論文千載事唯有古人書手編已就次

驪江 輿地勝覽

江山雪月客登樓把酒吟詩作勝遊水落貢船推不
下萬夫疏鑿使君憂

表

辛禑請賜謚表 乙丑五月○麗史辛禑傳下同

賜謚實勸忠之方顯親爲致孝之本玆陳危懇庸瀆
聰聞竊念臣父先臣顓當 聖上之勃興先諸藩而
歸附欽遵正朔謹守封疆不弔昊天奄辭昭代若稽
示終之典敢請節惠之名伏望 陛下垂日月之明
廓乾坤之度特頒殊寵以慰貞魂則臣謹當效先臣

之精誠祈一人之壽考

辛禑請承襲表

建侯所以綏遠襲爵所以紹先此帝王之常規而人子之至願竊念臣禑爰從弱齒遽喪嚴顔念歲月之云徂撫霜露以增感第以舊宣之難曠玆用呼籲之益勤伏望 陛下大度包荒同仁無外優垂景命被及微躬則臣謹當保民庶於一方祝聖人之萬壽 撰公到南陽謝上表曰使還之日即授臣知製敎殿下請承襲俾臣草表文 天子嘉之曰表辭誠切 高皇帝賜謚制亦曰表辭懇切

本朝辨明誘遼東邊將女直等事表略 ○甲戌 國

朝寶鑑攷事撮要

至若行禮於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价往來之際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其有女直隸于東寧旣自作軍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卽隨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

箋

恭讓朝辭右軍摠制使箋 辛未春○麗史本傳

臣之得謗雖可悉陳請以殿下之所明知者言之殿

下以臣充三軍都統制府右軍摠制使臣面請曰諸將用軍士爲私屬其來尚矣一日革之舊家世族無其役而食其田久矣一日名屬軍籍役加於身臣恐大小歸怨於臣也殿下曰將帥之革憲司言之三軍之設斷自予心卿何與焉保無此謗也臣復曰臣若得謗必達於聰聞則殿下亦知臣無其事而得其謗皆此類也而臣之他謗亦明豈非幸之中者乎臣受命後果有謗之者曰道傳田自中原而三軍之府遽設此以五軍都督之法而爲之也舊家世族自此皆服賤役矣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戶口成籍堂臣言之

殿下可之其事出於臣在中原之時也刷旨人巫師之子充樂工典儀寺奉殿下之命而行之者也無籍冒名之徒怨戶籍之不便於己者曰道傳之所爲也旨人巫師以此議爲出於臣而詛之革私田之議臣初以爲皆屬公家厚國用而足兵食祿士大夫而廩軍役俾上下無匱乏之憂臣之志也而志竟不行寺請殿下免提調官久矣而分田不均之怨皆歸於臣然此小事也殿下之所明知臣不得辨焉況事之大而怨之深者雖非臣之所知臣何自而免也臣死於崔源之遣則內以正先君之終上以不欺於天子矣死

於不肯署名之事則足以明僞辛非玄陵之後矣死於胡使之却則上以脫君父之惡名下以免一國臣民與耕之罪矣臣身雖死有不死者存豈非榮乎若夫陷於讒謗之口則上以遺君父不能保全功臣之累下以招不能明哲保身之譏臣甚懼焉願殿下解臣見職以保餘生

記

白巖山淨土寺記 佚○按李穡淨土寺雙溪樓記曰三重大国福利君雲巖澄公淸叟因絕磵倫公請命其樓且以三峯鄭氏記相示寺之故詳矣而溪之爲溪樓之爲樓皆略之而不書蓋難乎命其名矣

跋

本朝 勅慰 聖旨跋語 佚○丁丑

碑

麗朝積慶園中興碑 佚○庚午

學者指南圖 佚

八陣三十六變圖譜 佚

太乙七十二局圖 佚

五行陣出奇圖 佚

講武圖 佚

監司要約 佚

三峯集卷之十三

三峯集卷之十四目錄

附錄

三峯集卷之十四

附錄

事實

公諱道傳字宗之奉化縣人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少好學遊李穡門與鄭夢周李崇仁李存吾金九容金齊顔朴宜中尹紹宗等相友善講論不輟聞見益廣爲文章汪洋渾厚諸公咸推讓之（麗史本傳本集及李存吾傳通修）

恭愍王壬寅十月登進士第朴實榜下也（按洪文正彥博柳文信淑掌試用詩賦取士多聞人）癸卯春調忠州司錄甲辰夏除典校

注簿乙巳轉通禮門祗候本傳及選擧志通修
丙午正月奔提學公喪卜山月餘未得吉地適大雪尺許而榮州先墓之域獨無點雪遂定之焉人皆異之
十二月又丁禹氏憂廬墓終制按時士大夫服父母喪百日卽除公前後羅艱廬墓三年恭讓王敎書示云居父母憂克終聖制講究經籍傍及諸子按時鄭圃隱送孟子一部公日究一紙或半紙甚精熟南方學者多從之敎誨諸弟皆能成立按南方學者如安祕判李按廉成中書金司農庾斂圖之徒從公遊皆登顯仕公弟道存官至參判道復判尹贓獲彊壯悉與弟妹自取老弱本傳本集及鄭氏家傳通修
王爲魯國公主起馬巖影殿工役繁興民皆怨咨公

託周秦得失作遠遊歌以諷之 本集

庚戌夏除成均博士時重營成均館以李穡兼大司成增置生員擇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尙衷朴宜中李崇仁兼教官諸公薦公爲博士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於是學者坌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 本集及李穡傳通修

辛亥七月特授太常博士時　大明龍興王首先歸附　帝嘉之賜祭服樂器王將親享太廟 按本集時王誅辛旽 親告太廟 命公議禮數樂節公考校鐘律肄習祭儀比及卒事禮無愆違王甚器之遷禮儀正郎兼成均太常

兩博士仍尚符寶視草誥院掌銓選凡五年本傳本集通修

甲寅九月王遇弒權臣李仁任議立辛禑公謂許錦

柳伯濡曰勢已成矣難以去之欲請王大妃臨朝計

未遂與伯濡歎曰今日之舉無一个忠臣矣及禑立

不告喪于 大明公與典校令朴尚衷謂仁任曰宜

速遣使告哀仁任曰人皆畏憚誰可行者公曰王被

弑而不告喪 帝必疑之如或問罪一國皆受其禍

仁任不從本傳及李仁任傳通修

十一月明使林密蔡斌等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

聞王薨遂殺斌及其子執密奔北元公與鄭夢周等

謂仁任曰先王不幸天使不返不早達朝廷社稷危矣仁任始從之遣崔源告喪且奏殺使之由辛禑傳及鄭夢周傳通修

辛禑乙卯除成均司藝藝文應教知製教禑召公等入書筵講大學書至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問右副代言尹邦彥曰於緝熙敬止何義也邦彥不能對禑曰予嘗謂儒者能通經書今乃爾耶公以仁敬慈孝之說懇懇辨論禑稱善本傳本集及辛禑傳通修

李仁任等欲復事元與宗親耆老百官連名爲書將呈于元中書省公與朴尚衷林樸等力爭以爲先王

旣決策事南今不當事北不署名本傳及朴尚衷傳通修

北元使來有夾攻 大明之意仁任池奫欲迎之公與金九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曰若迎此使一國臣民皆陷亂賊之罪他日何面目見玄陵於地下乎仁任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令公迎元使公詣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以來不則縛送于 明復興怒曰如此則與叛臣金義何異公備陳利害辭頗不遜又白太后以爲不可迎復興益怒與仁任不視事乃流公會津縣臺省侍從官送至東郊廉興邦遣裴尚度曰吾已言於侍中怒稍解姑徐待之公方飮酒奮然曰

遺傳之言侍中之怒各執所見皆爲國也今王有命豈以公言止乎遂上馬去宰相聞之以爲猶不慊欲遣人杖之會有釋器之亂乃止按釋器忠惠王子護軍林仲甫等欲奉釋器潛圖不軌○本傳及金九容傳通修

十二月著心問天答二篇本集

丁巳七月例徙于鄉又過四年許於京外從所便寓遂結廬于三角山下講學學者多從之按公講書于三峯齋四方學者多從之時鄉人之爲宰相者惡之撤齋屋公率諸生往依富平府使鄭義居府之南村宰相王某欲以其地爲別業又撤去齋屋公乃徙金浦常以訓後生闢異端爲已任固城妖民伊金自稱彌勒佛惑衆曰我能致釋迦佛凡

禱祀神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皆死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又云吾作用則草發青花木結穀實或一種再穫又云吾勑遣山川神倭賊可擒也愚民皆信之撤城隍祠事伊金如佛僧桀英（按桀英辛昌師）曰伊金所言皆荒唐無稽其言日月無光尤爲可笑國人何信之如此公曰伊金釋迦其言無異但釋迦遠言他生事人不知其妄伊金近言三月事虛妄立見耳僧默然起（本傳及權和傳輿地勝覽通修）

癸亥秋公從我　太祖赴咸州幕時　太祖爲東北面都指揮使見　太祖號令嚴肅卒伍整齊密告曰

美哉此軍何事不可濟 太祖曰何謂也公諺言曰謂擊倭于東南百營前有老松一株請留詩松上白而書之曰蒼茫歲月一株松生長青山幾萬重好在他年相見否人間俯仰便陳蹤盖知天命所在而趣之也 龍飛御天歌

甲子夏又赴咸州七月以典校副令爲書狀官從聖節使鄭夢周入朝京師請承襲及謚時國家多釁帝震怒將兵于我增定歲貢杖流陪臣金庾洪尚載等于遠州在廷之臣憚莫肯行且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此時去 聖節纔六

旬脫候風浹旬則餘日僅五十日公與夢周受命卽

行晨夜倍道達于金陵及節日進表　帝嘉之始許

朝聘行人獲釋本集及鄭圃隱集通修

乙丑四月使還之日卽授成均祭酒知製敎五月禑

遣使請承襲及謚使公草表文表見[illegible]選　帝覽而嘉之

特遣謚冊使張溥周倬等冊禑賜謚制曰表辭懇切

禑專事馳騁不閑禮度國人憂之至是禑使公草儀

注俾肄習動止稍中節溥等曰禮儀可觀所見異於

所聞人皆喜悅乞外補出守南陽府意有以也多惠

政闔境稱之我　太祖薦之召拜成均大司成屢獻

計本傳本集及辛禑傳通修
戊辰六月廢辛禑立其子昌先是公與尹紹宗等嘗
主謂辛氏者爲忠謂王氏者爲逆之論至是紹宗詣
我 太祖軍前獻霍光傳遂廢禑欲擇立王氏曹敏
修謀立昌卽仁任姪女謹妃所生也恐諸將違己以
李穡爲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之穡曰當立前王之
子遂立昌公始與穡等歧貳辛昌傳象村彙言通修
辛昌以公爲書筵侍讀未幾擢密直副使是時田制
大壞勢家互相兼幷一人所耕之田其主或至於七
八而當輸租之時人馬之供億求請抑買之物行脚

之錢漕運之價倍蓰於其祖之數毒痛日深民皆怨咨公浚知其弊慨然欲革私田力贊我 太祖盡取境內之田屬之公家計民授田以復古者田制之正舊家世族以其不便於己多方沮毁使都堂議利害侍中李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趙浚尹紹宗附公議鄭夢周依違兩間 太祖竟革之本傳本集及趙浚傳通修

十月公知貢舉知申事權近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致等三十三人及第選舉志

己巳十一月我 太祖與公及判三司事沈德符贊

成事池湧奇鄭夢周政堂文學偰長壽評理成石璘知門下府事趙浚判慈惠府事朴葳等會興國寺議曰禑昌本非王氏不可奉宗祧又有 天子之命（按是歲九月門下評理尹承順等回自京師欽奉聖旨節該高麗君位自王氏被弑絶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則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當廢假立眞奉定妃敎放昌于江華迎立恭讓王封公奉化縣忠義君賜輸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拜三司右使給田一百結奴婢十口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絲帛等物上箋謝恩（敎文見下○本傳及恭讓王世家通修）

王即位之夕王壻姜淮季父蓍入謂王曰諸將相立

殿下者只欲圖免已禍非爲王氏也殿下愼勿親信思所以自保王瑀爲戚範侍側聞之告其母尹氏尹氏從兄紹宗聞之以告公及諸功臣遂進言於王曰殿下甫卽位讒言遽入臣等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卽罪臣等若以臣等黜僞姓復立王氏爲有功於宗社請罪讒人使上下無間焉王顧左右黙然公及諸功臣俯伏良久而退 沈德符傳 龍飛御天歌 通修

時有獻大虎者公曰諸道由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以備國用如大虎道路舁舉至數十人且其肉不登俎豆將安用之王以爲然貢獻悉付有司 本傳

庚午正月王始開經筵以公及鄭夢周知經筵事與諸講官分四番進講王謂公曰今欲罷僞朝添設職（按辛禑以添設職賞軍士自奉翊通憲至七八品無數時人有車載斗量之譏）其術何由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文學曰武科曰吏科曰門蔭以此四科擧之當則用之否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之何如對曰昔宋時爲散官設大丹館福源宮或授提調或授提擧今亦效此別置宮城宿衛府而位密直奉翊者爲提調宮城宿衛事三四品提擧宮城宿衛事然則政得其宜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在京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

爭來赴衛王室矣然後以秩高下或爲提調或爲提
舉王從之遂置宮城宿衛府公又言唐用人之法條
目有五一曰教養成其才德二曰選舉取其秀出三
曰銓注當其職任四曰考課覈其功過五曰黜陟示
其懲勸條目中又各有條目博學經史通曉律令肄
習射御三者教養之條目也文學才幹武藝門蔭四
者選舉之條目也有德望識量者爲相有智略威勇
者爲將敢言不諱者爲臺諫明察平恕者爲刑官通
習籌數者主錢穀巧思精敏者主工匠此六者銓注
之條目也公日忘私勤其職任爲功瘠公肥私曠官

廢職爲過此二者考課之條目也進職秩加俸祿爲陟削官職竄貶爲黜此二者黜陟之條目也本朝用人之法大毀欲敎養則師道不明欲選擧則以私蔽公欲銓注則賢愚雜進欲考課則請謁煩盛欲黜陟則賄賂公行五者皆廢何從得人乎近分遣五道黜陟使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王深然之令經筵檢討官韓尚敬書其言以進（本傳及恭讓王世家選擧志通修）

四月王賜敎書于公及諸功臣褒美之賜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各五端（恭讓王世家）

閏月公及諸功臣上書辭職命視事時臺諫論李穡

曹敏修立昌之罪知申事李行曰臺諫之論安知非
功臣意耶以穡爲座主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臺
諫劾行及仁沃王不得已罷之公與諸功臣上書以
爲臺諫論列非臣等所知禑昌之黨忌疾興訕請避
位弭謗以保性命皆杜門不視事王命許理裴克廉
署事都堂大提學安宗源左使權仲和等請令就職
王曰卿等其圖之對曰古者一相辭職都堂皆改批
今亦宜改批令出視事王從之公及諸功臣詣闕拜
謝王召入內殿賜酒慰之乃出視事 李穡傳
六月除政堂文學如京師賀 聖節且辨誣也時坡

平君尹彝中郎將李初詐於中朝曰 李侍中立瑤
爲主瑤非宗室乃其姻親也瑤與 李太祖舊諱謀犯上
國公入奏曰尹彝李初誣妄臣不敢先辨虛實乞遣
欽差一官前來究問仍許臣赴京面奏欽奉宣諭
聖旨曰尹彝李初謀亂汝國事朕既不信已會斷罪
汝國復何虞疑恭讓王世家
金宗衍之獄起鞫其黨李芳春等芳春曰宗衍謂吾
曰 李侍中性本慈仁但以鄭夢周趙浚鄭道傳等
所誘令我至此我欲與權格等同謀害之鞫權格格
曰宗衍語予云吾與池湧奇等謀以害 李侍中夢

周道傳等何難之有遂捕宗衍獲死（金宗衍傳）
憲府劾檢討官中元弼矯世子旨王爲罷其職旣而
怒言者欲罪之公曰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若宥其
罪言者必謂殿下喜怒出於私非初政美事也王怒
稍解拜政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成均大司
成王命撰積慶園中興碑（按積慶園卽恭讓王四親廟）賜衣一襲
廐馬一匹（本傳）
辛未正月省五軍爲三軍都摠制府以公爲右軍摠
制使公辭曰三軍之作臣在中朝憲司所建白臣不
知也然罷元帥爲三軍以臣爲摠制使則諸帥失職

者必怏怏曰道傳革元帥自爲摠制怨刺並與臣又不便弓馬不敢當且革私田改冠服等事皆非臣所爲也左右皆目臣臣又冒處是任則讒言日至臣其殆乎願更命他人王曰大國三軍古制也中爲權臣所廢宰相各稱元帥一民莫非其有今革元帥立三軍此復古之機也摠制寔重任議諸兩侍中以卿爲之卿毋辭公曰儻有讒言請勿納永保微臣遂不辭王悅二月與諸摠制閱所摠兵分番宿衛本傳及恭讓世家通修

王自南京還都次檜巖寺以誕辰禮佛飯僧公曰誕

辰飯僧雖非古典但出於臣子則可矣未聞人君自祈福利不聽王欲營演福寺塔殿令京畿楊廣民輸木五千株牛盡斃民甚怨之公極言其害尋以病乞退不允成均生員朴礎等上疏曰兼大司成鄭道傳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唱鳴孔孟程朱之道學闢浮屠百代之誑誘開三韓千古之迷惑斥異端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吾東方眞儒一人而已是上天授殿下以皐陶伊傅之佐以興堯舜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也殿下以道傳闢佛之策爲祖宗之罪人歟金琠奏佛之說爲殿下之忠臣歟按典醫副正金琠上書請上頌聖祖之弘

願重營佛寺加給田以興釋敎王嘉納其言臣等亦未敢知也殿下疑道傳之正學信金琠之邪說則豈不取笑於天下見譏於萬世哉本傳及金子粹傳通修

四月王下敎求言公上疏曰殿下卽位以來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言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逃謀亂一也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耶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擢用而生者爲無罪耶則刑誅而死者獨何辜歟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罪人而爲

王氏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姻黨與不加刑誅則
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
后奪其子中宗之位五王擧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
氏母也中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譏五
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況禑昌之於王氏
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黨與奚啻武
氏之宗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祖宗陰
相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氏不
復興者(按指李穡)有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按指禹玄寶)其爲
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旣全其生置之遠方

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若以其罪爲誣也其
沮王氏而立僞昌者諸將之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
有辭證其迎辛禑而絶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於
前李琳李貴生招承於後此而謂之誣也天下安有
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之武
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也五王旣立武氏之子爲帝
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則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
於三思亦有天地再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
疑其罪爲世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
中宗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己而親之以五王爲權重

而忌之卒之五王戮而中宗弑以親則母之姪也以
恩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得其禍讒人之謀馴致
其道至於亾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如
三思者豈有古今之殊也臣等雖遭五王之害無足
恤也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曰保無此事言之
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爲保也卒貽後人之笑臣
恐後之笑今猶今之笑古也仍繳辭箋以進不允當
時上書者甚衆而公對爲第一王每稱之然以盡言
不諱忤旨本傳下同
公以武三思比禹玄寶黨王不悅公按禹成範玄寶孫也爲王壻故

不悅公而玄寶及李穡之黨亦惡公公又上書都堂請
誅穡玄寶臣竊謂刑之大者莫甚於簒逆其沮王氏
而立子昌迎辛禑而絕王氏者簒逆之尤亂賊之魁
也宜當具論罪狀啓于殿下與國人告于太廟數其
罪而討之然後在天之靈慰矣臣民之憤雪矣天地
之經立矣宰相之責塞矣若曰人之罪惡非我所知
也生殺廢置之權人主所司也宰相何與焉則董狐
豈以趙盾不討弑君之賊加惡名乎若曰所謂罪人
有儒宗焉有連婚王室者焉其法有難議者也則昔
林衍廢元王立母弟淐衍先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

藏用藏用不知所爲但曰唯唯而已後元王反正以
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禁其亂廢爲庶人今李
穡之爲儒宗孰與藏用其首倡邪謀沮王氏而立子
昌者孰與藏用但唯林衍之謀而已或曰穡之言曰
禑雖旽子玄陵稱爲己子封江寧大君又受　天子
誥命其爲君成矣又旣已爲臣矣而逐之大不可也
此其說不亦是乎則曰王位太祖之位也社稷太祖
之社稷也玄陵固不得而私之也又天子誥命一時
權臣以爲玄陵之子欺而得之也後天子有命曰高
麗君位絶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

之良謀又曰果有賢智陪臣定君臣之位則前命之誤 天子亦知而中之矣安敢以詰命藉口乎其爲臣之說抑有辨焉綱目前書審食其爲帝太傅周勃陳平爲丞相後書漢大臣等誅子弘迎代王恒卽皇帝位其書曰帝曰丞相者非爲臣之辭乎曰大臣曰誅子弘者非討賊之辭乎不獨此耳武才人稱帝已久狄仁傑薦張柬之爲宰相柬之廢武才人迎立中宗其薦爲宰相者豈非爲臣也廢武才人者亦討其爲賊也百世之人稱周陳安劉張柬之復唐之功未聞罪數公爲臣而廢舊主也或曰其謀迎辛禑者正

子昌在位之時雖無辛禑之迎王氏安得復興乎其日迎辛禑而絶王氏以罪加之之辭也當是時忠臣義士奉　天子之命議黜異姓以復王氏僞辛之黨先得禮部咨知　天子之有命忠臣之有議謂子昌幼弱謀立其父以濟其私此非謀迎辛禑而絶王氏乎況彼之言曰戊辰年廢立之時斯文有異議所謂異議者議立王氏也又倡言於衆曰諸將議立王氏吾父沮之吾父之功大矣此言流聞於禑昌之耳者浹矣使禑昌得志斯文與諸將果得保其首領乎其自處之薄爲何如也自以立王氏爲異議沮王氏爲

己功今以立僞辛爲異其議沮王氏爲重罪不亦可乎
或曰穡與玄寶未嘗弑也比而同之於陳恒州吁不
亦過乎又安知誣其罪而誤蒙也則不有胡氏之說
乎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亾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
滅之也豈不重於弑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
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
於弑也又古之大臣人有告其罪者囚服請罪如漢
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
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罪於外以此觀之苟
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躬對有司辨明其罪然後

其心安焉豈有誘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辨乎是則自知其罪辭屈難辨必矣春秋討賊之法雖其蹤跡未著尙探其意而誅之況蹤跡已著如此者乎又上箋辭右軍摠制使（箋見拾遺）諫官言道傳功在社稷上箋辭職屢日不答待功臣不可如此其薄乃復爲政堂文學臺省交章請玄寶罪王以成範故不聽使人於我 太祖請禁臺省論奏 太祖歎曰王曾謂我指揮臺省乎

王忌我 太祖功高得衆心又舊家世族怨革私田多方誣毀禑昌之黨連姻王室朝夕譖訴王信讒言

日夜與左右潛圖除之 太祖困於讒說謂公及南
誾等曰吾與卿等戮力王室而讒言屢騰恐吾輩不
得容吾當東歸以避之先令家人趣裝將行公曰
公之一身宗社生靈之所係豈可輕其去就不如留
相王室進賢退不肖以振紀綱如此則王庶幾有悟
而讒言自息矣今若退居一隅彼讒者必誣以畜異
心禍且不測矣 太祖曰昔者子房從赤松子遊高
祖不之罪我心無佗王豈罪我哉相與論議未決都
鎭撫黃希碩因家臣金之景白 夫人康氏曰道傳
誾等勸 公東歸事將非矣不如去此數人 康氏

信之告于　太宗曰道傳誾等皆不可保對曰　公
困於讒說有引去之志道傳誾等力陳利害以止其
行者也乃責之景曰數人與　公同休戚者也汝勿
更言王召公公辭疾不赴遣代言安瑗敦諭乃至王
問穡玄寶罪公對如疏意語若懸河王曰穡罪狀稍
著玄寶罪猶未白公曰穡罪已著宜置極刑以示不
忠若玄寶者罪狀未白故臺諫交章請流遠地臣亦
以為宜使淑慝異處王曰穡玄寶事寢之已久今有
抗疏者必卿疏為之階也卿近不見寡人者亦以此
也公曰君臣之義情同父子譬如父責子不孝而明

日又愛之如初者天理之不掩也殿下今雖責臣後若推誠任臣敢不奮勵今當農月天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久以雨暘霾霖禾穀不茂殿下召臣議政事陰雨霽殿下以爲何如脫有姦黨矯旨罪臣臣請面啓然後伏罪王不悅 本傳及龍飛御天歌通修

九月憲司劾糾正朴子良等不迎執義禹洪得下獄鞫之辭連公出爲平壤府尹省憲刑曹上疏劾公陰誘糾正非毁臺諫請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復論公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姦惡外施忠直濁汚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臺省交章曰道傳濫受大

爵混淆朝廷請收告身及功臣錄券明正其罪王只
收職牒錄券移配羅州大司憲金湊等上疏論其子
典農正津宗簿副令泳按泳本傳作瀗誤瀗公弟道存之子廢爲庶人
尋量移公于奉化縣按禹玄寶傳曰憲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禹玄寶糾正朴子良等相與譏議時玄寶子洪得爲執義赴衙子良等不庭迎大司憲金湊劾之下子良等于巡軍鞫之萬戶柳曼殊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聞若等何由知之子良曰聞諸糾正安升慶升慶曰前此詣鄭道傳第問曰聞公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其言書中之事予聞之遂不迎洪得又見道傳問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禑昌彝初之黨具密封以聞見乎道傳曰若等以禑昌彝初之黨爲大惡然其事已矣吾所聞止此爾於是杖子良升慶配水軍省憲上疏劾流公于奉化縣○本傳
壬申春宥還榮州時秉國政者忌我 太祖威德日

盛中外歸心又知公及趙浚南誾等有推戴之謀嘗欲乘機圖之間 太祖畋于海州墜馬體甚不平遂嗾諫官金震陽等曰 李(太祖舊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翊翼趙浚鄭道傳等然後可圖也震陽等上疏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浚與道傳同心相扇變亂賣弄權勢誘脅諸人南誾希合浚與道傳之意敢發輕辱不敬之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請收浚誾等職牒功劵鞫問其罪明正典刑道傳仍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疏上留中不下(本傳及鄭夢周金震陽等傳通修)

翌日震陽等伏閤更請王召侍中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申流浚等于遠地公亦在流中而知申事李詹遺忘不錄震陽等據依申遣人于奉化執公囚于甫州(按甫州今醴泉郡)大司憲姜淮伯執義鄭熙啓掌令徐甄等上疏請公等罪震陽又言古人云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惡不去根其惡滋長趙浚鄭道傳惡之根也南誾尹紹宗等養其根而滋蔓者也昨臣等上章請誅而惟道傳特蒙允許餘止貶外罪同罰異請將浚等並置極刑王愕然曰我初無誅道傳之語命移流公于光州臺諫連日交章伏閤廷諍請誅公及浚等王

命先鞫誾等諸人辭連浚道傳然後可並鞫之六月召還賜米豆百石給其子津淥告身復封公忠義君本傳及金震陽傳通修

七月公及南誾趙浚等協謀推戴我 太祖奉傳國寶詣邸 上遂卽位按趙浚上箋曰日者殿下不幸墮馬手握國政者嗾臺諫謂臣與鄭道傳南誾爲殿下之腹心乘間甹謀羅織罪辜先行竄逐次圖殿下凶黨益肆稽桂晷刻天怒民離三韓幡然推戴 殿下天命人心旣至於此 殿下欲守子臧之節其可得乎 定開國功臣次第論賞封公奮義佐命開國功臣崇祿大夫門下侍郎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判戶曹事兼判尙瑞司事寶文閣大學士知經筵藝文春秋館事

兼義興親軍衛節制使奉化伯加實封戶立碑紀功建閣圖形追贈三代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載諸信書以賜之（本集及國朝寶鑑稗乘通修）

上命都承旨閔汝翼令公撰到　御諱表德投進遂進字說○（說見集中本集）

殿中卿卞仲良與兵曹正郎李薈言曰自古政權兵權不可兼任一人兵權宜在宗室政權宜在宰輔令趙浚鄭道傳南誾等旣掌兵權又掌政權實爲不可

上聞之怒曰此數人皆我股肱之臣終始一心者如或可疑誰可信者爲此言者必有以也命大司憲朴

經同巡軍雜治流仲良于寧海薈曰于順天國朝寶鑑下同
公與裴克廉等啓曰王子諸君服御騶從不可不備
用度不可不足乞於本科外加賜土田　上從容語
潛邸時事曰本科百餘結亦不至飢寒若又加賜則
人必謂予私己子也況京畿土田有限豈可濫給卿
等若欲加給則先給功臣以例及之乃可
公取周禮司馬蒐狩之法晉魏齊秦按晉文被廬之蒐齊湣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銳士用兵之法穰苴李靖諸葛武侯等兵法作五
行陣出奇圖又增損司馬法作講武圖以進　上善
之命軍士肄之本集下同

冬以門下侍郎賛成事朝京師謝 聖恩
帝遇之加禮不爲防限及還
以宮醞
癸酉七月撰進文德曲夢金尺受寶籙樂章三篇詞記集中
教曰顧予之德安敢擅其美名然思創業之未
易念守成之尤難當薦之 宗廟奏之朝廷 命賜
內廐馬一匹表裏各一段
甲戌六月 上命都承旨韓尚敬取進公所撰經國
典覽而嘉之特賜段子彩絹各三匹廐馬一匹白金
五十兩接河崙更詳定名以經濟六典

令定都漢陽　命公相宅○僧無學欲以仁王山作鎭白嶽木覓爲龍虎公難之曰自古帝王皆南面而治未聞東向也無學曰不從吾言垂二百年當思吾言矣竟從公言以高麗肅宗所營基址狹隘遂相其南亥山爲主壬坐丙向先是新羅僧義相有言曰擇都漢陽者不信僧言必有鄭姓人出而是非之至是果驗五山說林錄村藁言通修

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賫布帛金銀假以行禮誘邊將又遣人說誘女眞潛渡鴨綠江等事下手詔責之
上命公撰辨明表文以進表見拾遺○國朝寶鑑攷事撮要通修

是歲著心氣理三篇本集

乙亥正月撰進高麗史先是 上命公及鄭摠等修高麗史因李仁復李穡所撰金鏡錄撰之倣通鑑編年法而以元王以下事多僭擬稱宗者書王稱節日者書生日朕則書予詔則書教陛下太后太子之稱謚號官號之類多所更改書凡三十七卷至是投進命賜內廐馬一匹白銀五十兩段子一匹綵綃一匹本集及國朝寶鑑通修

上以判中樞事李茂曾鎭全羅道有威惠民所敬服卽命觀察于其道將行公抄錄周漢以來至 本朝

監司沿革得失之跡附以先儒所論之說又以善最作考課之法定其分數使剌舉者有以依據名之曰監司要約以贈之權陽村集

十月漢陽宮 廟既成 上親祭 太室御正殿宴公等賜厩馬一匹本集及權陽村集通修

上命公名新宮諸殿及諸門公撰名並書所撰之意以進按撰進後頒賞在丁丑五月名新宮曰景福燕寢曰康寧東小寢曰延生西小寢曰慶成燕寢之南殿曰思政其南正殿與門曰勤政東西二樓曰隆文隆武南曰正門按後改光化宮殿門名疏註見集中及東曰建春西曰迎秋北曰神

武都城八門南崇禮東興仁西敦義北肅淸東北弘化（按後改惠化）東南光熙西南昭德（按後改昭義）西北彰義都城內外四十九坊亦公所名也（按公在壽進坊不得其終入以爲識盖進與盡同音也後改壽重）又製進新都八景詩（詩見集中○本集及國朝寶鑑稗乘通修）

上以庚申夜召公及諸勳臣置酒張樂酒酣　上謂公曰寡人之得至於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信期至子孫萬世可也公對曰齊桓公問於鮑叔曰何以治國鮑叔曰願公無忘在莒時願仲父無忘在檻車時臣願　殿下無忘墜馬時臣亦無忘鎖項時（按鎖項謂囚繫）

甫州時則子孫萬世可期矣 上曰然工歌文德曲目

公曰此卿所撰進卿宜起舞公卽起舞 上令脫上衣以舞賜龜甲裘歡甚徹夜乃罷本集及國朝寶鑑通修

上嘗宴韓山伯李穡閒文德武功二曲 教曰歌頌功德實惟過情每聞此曲尋甚愧焉公對曰 殿下有此心歌所以作也 上歡甚解所御烏犀帶以賜國朝寶鑑權陽村集通修

公承 命製進賀正表箋表箋佚○按權近陳情箋曰丙子賀正之表臣獨修改而鄭道傳未嘗同修之故亦辨明之臣所賫來宣諭及咨皆不復言道傳赴京事也○國朝寶鑑攷事撮要

是歲著經濟文鑑（本集下同）

丁丑五月撰進　勑慰　聖旨跋語先是　神德王后昇遐遣使告訃　帝降勑慰諭恩禮曠絶　上命錄全文勒諸貞珉使公撰進跋語特賜白銀五十兩內廐馬一匹段子一匹綵綃一匹

是歲著經濟文鑑別集

集國初羣英眞蹟公欲傳國初名臣筆蹟使或作詩文或書古人詩文題曰國初羣英眞蹟（權陽村集）

十二月以公爲東北面都宣撫巡察使　命修治園陵（德陵安陵）享用盛禮且劃定郡縣地界繕城堡置站

戶許以便宜從事本集及國朝寶鑑通修

戊寅正月公遣其從事崔兢按崔兢前掌令啓事　上以中樞院副使辛克恭爲都宣慰使以手書賜衣酒于公書見下○國朝寶鑑下同

以公及花山君權近爲成均館提調集四品以下儒士講習經史

夏公告病數日著佛氏雜辨十九篇論輪回及五行醫卜之說尤爲明備本集

九月恭昭之難公不得其終按時有南山伐石釘無餘之謠南謂閭也釘與鄭同音謂公也餘俚釋與南閭音相似也公與閭果及於難　上王北幸聞公死

驚歎曰殺我元勳鄭氏家傳

太宗辛卯命追正公及黃居正孫興宗罪廢爲庶人禁錮子孫初中朝太僕少卿祝孟獻之還也李穡子孫以河崙權近所撰行狀屬孟獻求銘於中國至是孟獻以國子助教陳璉所撰碑銘授通事送之其文有恭讓君立用事者忌公不附己劾貶長湍等語諫院請河崙權近之罪曰碑銘言用事者忌公不附己指誰而言歟請訊崙崙上書自辨曰忌公者指南誾鄭道傳而言也知鎰殺李種學杖殺李崇仁等六七人之事此豈 太祖所知哉 上曰崇仁種學之死

予曾不知即命憲司覈實果教書使孫興宗體覆使
黃居正承公及閭㗫殺種學等　上曰興宗居正聽
權臣㗫濫殺無辜汚　太祖好生之德當論以重律
政府啓曰種學崇仁皆高麗遺黨道傳等欲衛我社
稷百豈有他心功臣趙英茂韓尙敬鄭擢等亦上書
言鄭道傳南閭等㗫興宗居正使受杖之人枉致於
死跡雖有罪其情可恕　上曰非爲崇仁種學復讎
也爲天下萬世計也乃命公及興宗居正廢爲庶人
子孫禁錮以開國功高勿論 按稗乘雌黃紛紜不一如李牧隱穡遇害事見金時讓逐睡篇金草屋震陽被殺事見申欽彙言禹洪壽等枉死事見禹玄寶家傳車雲巖原頫族

誅事見雪冤錄入皆疑公乘機逞憾而顯難明唯李種學李崇仁事見於國乘者以枉殺忠賢罪公則奚獨舉出兩李由此推之稗乘說亦難盡從○國朝寶鑑東閣雜記通修

禮曹上元會樂章次第以夢金尺受寶籙爲首 上謂代言等曰圖讖不足信也今寶籙之說其一曰三奠三邑應滅三韓人謂三奠爲鄭道傳鄭摠鄭熙啓也熙啓無才德無勳勞是果應時而出乎 國朝寶鑑下同

丁酉 上謂吏曹判書朴信曰我朝讖書所言木子走肖之說鄭道傳以爲此必好事者之所爲然竟從是書遂上寶籙之曲大臣莫不信之予不之信也

世宗癸卯命柳觀尹淮改修公所定高麗史凡例初

公修史多所更改至是河崙獻議於朝曰鄭道傳所撰史多沒其實是非出於愛惡善惡謬於舊史宜就加筆削未就而卒 上命觀等與卞季良讎校觀欲倣朱子綱目編之季良欲仍公所改史官李先齊等曰官號雖僭皆當時之制稱制稱勑亦不可沒實雖曰正名分當與春秋郊禘大雩同垂以爲鑑戒何可更改季良不以爲然准以啓 上曰孔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皆因其實而錄之豈記事之例不容不爾耶今之秉筆者旣不能窺聖人筆削之旨則但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足以傳信於後不必爲前代之君

欲掩其失輕有追改以沒其實也其改宗稱王可從
實錄廟號謚號不沒其實凡例所改以此爲準乃命
覵准悉從舊史
公所著詩文凡八編刊行于世而學者指南圖八陣
三十六變圖譜太乙七十二局圖五行陣出奇圖講
武圖監司要約諸書高麗史三十七卷佚不傳經濟
議論採輯程氏易傳五位爻象始乾至萃自萃以下
卷帙殘缺不完（本集）
公娶崔氏隱女封慶淑宅主有二子津麗朝典農正入
我 朝錄開國原從勳歷事 太宗 世宗官至刑

曹判書贈議政府右贊成謚信節淙少尹會孫文炯
世宗丁卯登第歷舍檢五道觀察使三道節度使吏
戶刑判書 世祖朝選清白吏尋拜右議政按政府先生案檢校政丞
謚良敬歷事六朝文炯子叔墀吏曹參判叔
墀孫元俊奉城尉尚成宗女貞順翁主按恭昭之難公不得
保其終然 朝家不用收司之律至 太宗辛卯坐
於孫與宗黃居正之獄免爲庶人禁錮子孫而司寇
津端揆文炯以其子若孫之近相繼登顯於 太宗
世宗時無所連累豈其所坐之案容有可恕者而
聖朝延世之典爲得念功之義歟此必有所以然而
文獻無徵然孫黃之獄掌令李皎劾知議政府事朴
經誤議孫黃之罪有朦朧啓聞等語議政府請曰朦
朧者以白爲黑以是爲非之謂也臣等見此闔府驚
駭願下皎攸司治罪 上從之下皎巡禁司獄既而
謂金汝知曰李皎之事未爲不是大臣予所敬重不

得已從之因逸宥之蓋上於此時察公寬釋其錮津無礙踐叙文炯亦得赴試也歟○鄭氏世譜

教告文

恭讓王教曰恭愍王不幸無子薨逝賊臣李仁任欲專政權貪立幼孽詐以辛禑稱王氏立以爲主侍中李太祖舊諱奮忠倡義乃與沈德符鄭夢周鄭道傳等上奉天子明命謀及宗親耆老文武臣僚啓奉恭愍王定妃之命廢禑昌父子以予於王氏最親俾承祖宗之統雖予寡德未堪負荷李太祖舊諱等正名興復再造王室其功實不在太祖開國功臣之下帶礪難忘壁上圖形父母妻封爵子孫蔭職宥及永世主者施

行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恭讓王世家下同
賞功臣告廟文曰湯舉伊尹纘禹舊服太甲克終伊
訓是賴陟相太戊格于上帝太公鷹揚天下宗周而
與周公夾輔王室錫封于齊藏在盟府其孫桓公一
匡尊周湯祀六百周過其歷國祚長久後世莫及者
實由不忘伊呂弼亮之功獲其子孫象賢之忠漢資
三傑而張良爲帝者師不使論道聽其辟穀何刀筆
吏乃爲相國亦繫于獄信族布反矣中帝身國無其
人再傳中絕劉幾爲秦其視商周開國之功阿衡尚
父俾輔後嗣以致至理一何遠哉聖祖報功裴洪申

卜庚崔六公圖形對御與享太廟春秋不忒三十一
傳至恭愍王無子纂竊國祚中絕禑昌親姻心腹爪
牙根據中外除去之難如拔山岳侍中 李太祖舊諱至
忠奮發首倡興復沈德符鄭夢周池湧奇偰長壽成
石璘趙浚朴葳鄭道傳從而贊之遂除二兇我祖宗
三十一代配天之祀得以復續昔者文非四人無以
造周武有九人乃集大勛今玆興復誠由聖祖陰佑
亦惟 太祖舊諱等忠誠貫乎日月公正著於三韓大順
而天佑於上大信而人服於下故能使仁任禑昌外
翼之人幡然效順市不易肆人無變色不崇朝而歸

王氏玆誥祖眞告功行賞錫邑太祖舊詩封君世襲德符以下封忠義君皆許承襲俾世其祿圖形于閣勒功于碑帶礪爲誓藏之祖廟願聖祖佑後嗣王與九人後同心同德敬天畏民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共享天祿以克永世後嗣王不念中興之艱使九人後或失邑爵聖祖殛之無俾享國非臣私九人實嘉九人出萬死計委身社稷興復王氏使我祖祀與天無極賜功臣錄券沈德符靑城郡忠義伯田一百五十結奴婢十五口鄭夢周偰長壽等七人並忠義君各田一百結奴婢十口其錄券依開國功臣裴玄慶例稱中興功臣父母妻封爵子孫蔭職眞子超三等無眞子甥姪女壻超二等子孫政案皆稱中興功臣某之幾世孫宥及永世丘史七名眞拜把領十名許初入

仕
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封公奉化縣忠義君賜輸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拜三司右使教曰卿學通天人識貫古今早捷科第遂躋膴仕居父母憂克終聖制教誨幼弟俾克樹立臧獲彊壯悉與弟妹自取老弱孝友之性然也玄陵選置冑庠仍掌制誥倡鳴濂洛之道排斥異端之說教誨不倦作成人才一洗我東方詞章之習　聖明龍興我玄陵先天下奉正朔　天子嘉之賜祭服樂器王於是躬祼太室卿爲太常協音律定制度尤爲玄陵所重玄陵賓天權臣議立辛禑卿謂許錦柳伯濡曰

勢已成矣難以去之欲請王大妃臨朝討未遂與伯濡歎曰今日之擧無一个忠臣矣先是金義偕 帝使赴遼東聞玄陵訃音遽生異圖殺使奔胡卿與鄭夢周林樸朴尚衷白執政曰先王不幸天使不返不早達朝廷社稷危矣執政藉口以爲人皆畏難莫敢欲行卿與夢周等諭崔源入覲遂使東人免罪於
天朝權臣以禑稱玄陵後報于胡欲固其位責成卿與尚衷樸不肎署名其事遂寢卿之有狄張平勃興復之忠於此可見既而胡太子遣使稱詔以來書辭甚逆權臣欲率國人以迎卿乃力言以謂苟爲玄陵

臣子者不可迎此使執政黽勉從之然忤其意被斥
南荒凡歷七年殊無難色非信道篤者疇克如是哉
後金庾洪尚載金九容等入朝皆被拘留朝聘道絶
卿與夢周入賀 聖節倍日兼行 帝乃嘉之遣還
庾尚載等我國不失事大之禮宗社生靈之永賴惟
卿與夢周之力也及乎東歸將欲大拜乃求外補意
有以也南陽之民感卿惠政至今稱之禑昌父子相
（本文作將）繼僭號殄絶我宗祀害虐我烝民神人怨恫者
凡十六載及 天子責異姓爲王而卿與諸大臣定
策以予於神廟正派最親且長俾承宗祀一日之内

克復社稷以延萬世之洪休豐功偉烈求之古今罕
有倫比卿展所蘊行所學革去弊政修明禮樂眞所
謂王佐之才也是用圖形紀功追贈祖考宥及永世
嫡長世襲仍錫土田臧獲銀帛其服休命益勵忠誠
年月上同
○本傳
封鄭夢周忠義君教亦曰追玄陵賓天之後當金義
奔胡之初有權臣執狐疑之心謂庶官憚駿奔之役
莫肯遣使於上國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
力言以爲適來變故之相仍盍具事情而申達苟獲
罪於 天子難延祚於邦家故有使介之行以明臣

子之分顧東方之寧謐係卿輩之謨猷厥後胡使之來書辭不順當時郊迓之議大小皆然李詹伯英全伯英之徒極陳不可忤仁任池奫之輩未得見容由小邦覲聘之緩致　天朝譴責之嚴國步危疑人心洶懼跋履山川親瞻天日始通王覲之途終減歲貢之額惟自昔罔愆事大之禮肆至今克有保民之休

年月上同。鄭夢周傳

本朝封公奉化縣開國伯教書 佚

教奮義佐命開國功臣崇祿大夫門下侍郎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判戶曹事兼判尚瑞司事寶文

閣大學士知經筵藝文春秋館事兼義興親軍衛節制使世子貳師奉化君鄭道傳　王若曰啓土建邦必先有其符瑞制禮作樂然後表其功能非有學貫天人理該古今浚得詩歌之體灼知律呂之原則安見所由以著其述卿天資純粹識度淵微器能可以涵德性之全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養之有素知之益精得以存心道德仁義之咸盡達於爲國禮樂刑政之兼通至於詞賦諷揚迺卿之餘事言辭典雅有詩之古風所獻樂詞三篇誦其辭無鄙濫泥拘之聲玩其義有優柔沉蘊之旨可擬二南之什而有三歎

之音于惟禮樂之興功業所著苟非和氣被於萬物
惠澤浹於羣生中外乂安神人協慶固所讓也疇克
當之如卿所言實有補於治道顧予之德安敢擅其
美名然而聲音寓物迺形制作以時而定思創業之
未易念守成之尤難固因茲而不忘胡可郤而勿用
則當薦之 宗廟奏之朝廷被之管絃俾民勿壞鐫
於金石傳世無窮今賜卿以內廐馬一匹表裏各一
段惟志其誠豈貴於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洪武二
十六年七月日 本集下同
賜奮義佐命開國功臣崇祿大夫判三司事同判都

評議使司事兼判尚瑞司事修文殿大學士知經筵藝文春秋館事兼判義興三軍府事世子貳師奉化伯鄭道傳段絹厩馬白金　教曰自古國家之始必有一代之典章至今方策之間可稽百王之文物顧惟制作須賴英雄卿學際天人識通今古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開國原勳夐超前代經邦重望澤潤生民非堯舜不陳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人所進經國典聘周情孔思而作爲文章與伊訓說命而相爲表裏大則六典有序小則庶事悉完綱擧目張展也爲邦之要辭嚴義正藹然愛君之誠于

以黼黻王猷于以笙鏞治化大經大法罔非惟爾之能嘉謀嘉猷必曰我后之德匪直遺寡人鴻休之譽亦將詒後孫燕翼之謀曷不玩於尋常置于左右施諸政事庶不負於斯言藏之金縢願相傳於永世今賜卿段子三匹綵絹三匹內廐馬一匹白銀五十兩至可領也故玆教示想宜知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

日

教奮義佐命開國功臣崇祿大夫判三司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判尚瑞司事修文殿大學士知經筵藝文春秋館事判義興三軍府事世子貳師奉化伯

鄭道傳　王若曰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
悉蓋聞王者代德而有國必命文臣修史以成書非
惟備一代之典章抑亦垂萬世之勸戒若稽王氏之
世襲稱高麗之名能合三韓以爲一統歷世之久將
五百年傳世之多踰三十代興衰治亂之迹善惡得
失之端記錄悉繁殘缺亦甚苟非付於良史焉能得
其全書惟卿學窮經史之文識貫古今之變議論之
正皆本乎聖賢之言臧否之明必辨其忠邪之趣佐
我開國有厥成功嘉猷可以補政教之施雄筆可以
托制作之任溫溫儒者之氣象巍巍大臣之風儀肆

予嘗即位之初知卿有適用之學俾居輔相之列又兼國史之官果能於燮理之餘得遂其編摩之效表年以首其事因略以致其詳有變有常去就悉關於大體或褒或貶是非不謬於曩贖事該其本末而不至於繁文貴乎簡質而不至於俚不待游夏之贊蔚有班馬之風披閱以還嘉歎無已宜致匪頒之寵以旌撰錄之勤於戲虞史作堯典之文旣已施其直筆殷鑑在夏后之世所當戒於前車今賜卿內廐馬一匹白銀五十兩段子一匹綵絹一匹至可領也故玆教示想宜知悉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日

權陽村集

敎奮忠義佐命開國功臣特進輔國崇祿大夫奉化伯兼判尚瑞司事修文殿大學士知經筵藝文春秋館事兼判義興三軍府事世子貳師鄭道傳 王若曰省卿所上 勑慰 聖旨跋語及景福宮名殿名門名并其疏註事具悉卿學窮經史識貫古今雅量雄文稟自天然之性宏才碩德蔚爲儒者之宗幸千載之遭逢決大策以開國展布所學克著殊勳近因中宮遷逝之故特蒙 天子勑慰之書恩禮之厚曠古所無斯實繇卿贊襄之力以致之也欽錄全文勒諸貞珉置之塋旁以耀後世爰命卿跋其後其文詞典

雅議論懇至誠能對揚 天子之休命觀覽之際感
動于中嘗以宗社之計欲遷都市于茲卿迺先來相
宅克定規畫及其經營告成命建宮殿之號於是美
其名稱疏其訓義以述頌禱之辭且寓規戒之意俾
予一人宅中圖治居安思危以基命於無疆非獨一
時之榮觀實爲萬世之彝訓觀省以來嘉歎無已宜
將匪頒之寵以彰歸美之意於戲立言垂示用發揮
於文章崇德報功期匹休於家國今賜卿白銀五十
兩內廐馬一匹段子一匹絲綃一匹至可領也故茲
敎示想宜知悉洪武三十年五月日 本集下同

敎奮義佐命開國功臣特進輔國崇祿大夫奉化伯兼判尙瑞司事修文殿大學士知經筵藝文春秋館事兼判義興三軍府事世子貳師鄭道傳 王若曰予以否德承 祖宗積累之德奄有東方六年于玆報本之誠實切于衷是用稽諸古典追 王四代首建寢廟塋域之封悉皆除治享祀以時惟 德陵安陵邈在孔州道里遼遠奉祀之誠有所未盡每思修治以時享祀以禮因循至今良用歉然卿學通古今才兼文武一代典章由卿制作今命卿爲東北面都宣撫巡察使卿其往也凡所以奉安 園陵者悉

從盛典舉行無遺繕完城堡以安居民量置站戶以便往來區畫州郡之境以杜紛爭之端整齊軍民之號以定尊卑之等自端州盡孔州之境皆隸察理安撫使治內其戶口額數軍官才品具悉以聞所有便民條畫從宜舉行於戲奉先思孝人子之誠受命惟勤人臣之職往哉惟敬體予至懷故玆教示想宜知悉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日

賜東北面都宣撫巡察使鄭道傳書曰三峯行次開拆相別日久思想殊深欲遣宰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玆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

領納爲幸李參贊李節制使處俱寄襦衣各一領幸說與眷戀之意餘在幸中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旣邊功不具洪武三十一年正月日　松軒居士書按着圖書

折簡也李參贊李節制使乃副三峯以行者

諸贊叙述

鄭三峯錦南雜題序 丙辰

連城之璧不常出於崑岡千里之足不恒產於冀野賦天之性以生者莫貴乎爲人而忠信材德之質爲尤難也況在荒服之遠乎三峯鄭先生予同年友也越至正壬寅冬吾洪文正公主棘圍試選士精先生

中之時先生年富氣銳爲文章斂以奇故時輩目異之知其不小成而止也後居親喪三年于鄉杜門論討經籍出入諸子辨析異端遠而天地河岳切而爲性命義理明焉而日月幽焉而鬼神與夫人倫日用之常皇王世道之變以至法令制度之損益禮樂刑政之得失靡不研精覃思洞達其理時惟我先王旁求儒雅以闡文理又於郊廟禋祀禮樂之典尤致意焉而難其人謂先生其文學之博可以明倫理育人才其器識之明又足以知禮樂之本而和神人故於是授成均太常二博士以至於爲司藝其任用之專

亦榮矣哉去年夏先生以忠直言國家事見忤於執政者流於湖之南予于時屢造其室焉先生負一室左右圖書備寒暑以一裘葛朝夕而疏食談聖賢仁義道德之說以明天理人欲之辨南方學者多從之遊講論之暇自著詩若文若干篇編爲成帙以見其志而目之曰錦南雜題其文辭無愧乎古人而其短長句章亦臻雅野（一本作俗）之態集衆家之長而成一家言無一毫憂憤擯黜之語而獨其忠信道義之發沛然溢乎言語間豈非眞知輕重大丈夫哉大抵得之則喜失之則慼人之常也先生則不然其所以見黜

者莫非忠信之故而其所以自處者無非義理之安
浮雲富貴土芥功名等視乎山林朝市一節于死生
窮達若將朝聞夕死捨生取義之爲者非信道篤而
自知明者其能之乎傳所謂不見是而無悶其先生
之謂與吁吾東方壤地荒遠而山水之美甲天下氣
鍾岳降文武英材代不乏人抑不知今天之生先生
也將使文章鳴于時耶道學傳于人耶抑將以高風
峻節矯頹世勵薄俗也耶是三者皆可尚已予以不
工語強綴其篇端者獨愛夫忠信材德之産吾土也
而俾後君子之尚友者知先生之爲人焉耳同年友

機張李睟仲有題

贈三峯　　鄭夢周

輔國匡時術已踈自嗟童習白紛如三峯隱者誰能似不變平生立志初

又 癸亥秋

鄭生東去路悠悠鐵嶺關高畫角秋入幕賓中誰第一月朙人倚庾公樓

鄭宗之詩文錄跋 甲子秋

三峯道者鄭宗之立志甚高其於學也講明則同圃隱著述則同陶隱微言之析古調之賡一時巨擘皆

縮手袖間而不敢爭予觀此錄果然然此不足論吾宗之其居官也必盡其所當爲其遇事也不知其有所避古之君子如吾宗之蓋鮮況今之人乎予所慕也予所慕也一朝以所作詩文來請跋其尾予病且懶未卽塞責久矣今之奉表江南也將攜以行予略書宗之爲人以告不知宗之者焉有文章有節義中原士大夫其敢少吾宗之乎洪武甲子秋七月韓山牧隱李穡跋

又

三峯鄭君宗之以聰明之資遵道尚德士林咸慕焉

嘗論道攘斥異端高視特立無所屈撓其著述則泠然粹然從容於性理之中噫有德者必有言吾於宗之見之矣東皐權仲和題按權仲和麗朝賛成本朝醴泉伯

鄭三峯詩文序

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僕奉　省使高麗國留客館旬月得與成均司成鄭宗之論接宗之以淳篤之資博問之學早登科第歷仕其國卓冠羣英國王嘉其行授領成均爲學者師宗之自初仕至成均累歲所作詩辭若文積爲卷凡若干篇首持以見示披閱數過詩爲七言者清新瀏亮五言沉着簡古命意立言傑

出時輩其爲文尤見其博於學問議論弘達非苟作
者之所企及雖然宗之今之詩若文多爲本國一人
一事而發吾尚期宗之上朝天庭觀風雲際會之盛
識江山海宇之廣接衣冠文物之威儀見城郭兵甲
之富庶覩制禮作樂之大典則宗之之襟度學問識
趣超越乎今之器局上可以歌揚皇風聖澤於無窮
下可以訓國之俊秀攷古論今忠君事親以盡用夏
變夷之化吾宗之之文章當傳諸竹帛垂百世而不
泯也豈特以一辭一章膾炙於一時之口語哉惟宗
之其勉旃豫章周倬識

題鄭三峯金陵紀行詩文跋 乙丑

三峯鄭宗之朝金陵紀行詩文一帙錫命使張周二詩爲首尾攜以示老夫讀之琅然鋪張　聖天子仁文義武小邦志享禮朝如視掌其酬唱題詠又皆高古簡潔足以慰老夫閑門臥遊之孤陋三峯志乎志在天下文章直其小才耳非所以論三峯也曉日出海赤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日同此雖論橫乃所以自道也老夫之見如此宗之以爲如何

李穡跋

題三峯詩集 丁卯　張溥

斯道在方策初無古今殊人才自天降寧以遠近拘
況遭 聖神世文德日誕敷鄭君三韓秀擢科冠羣
儒遇我旅瑣中投我朙月珠出使記往歲奉表朝天
都 皇上御宸極仗入千官趨綴班鵷鷺選錫宴冠
帶俱宮花簪繡韉御酒霑金壺恩榮何以報高歌頌
唐虞東歸典黌序三年任師模躬行朂羣英尚應朙
時需

跋鄭宗之文藁後 戊辰

三韓鄭宗之氏由進士起家仕其國爲胄子師以文
學爲職業其友李公子安之朝正也攜其所著文若

干篇俾予識之予聞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而秉彝好德之懿則無不同者然歷古以來聖賢道
統之傳迄今千數百載原於洙泗而闡於濂洛遺經
載籍之所存中國之士世守之所以叙天常植人紀
而五方之所取則者莫不本諸遺經而以立言名家
者又莫非中國之所產也然寄象鞮譯之俗苟非漸
被聲教夙慕華風而知所取則焉求其問學之無疵
文辭之合作蓋亦鮮矣惟三韓之國有箕子之遺教
而洪範九疇之說載諸遺經者莫不世傳之是以問
學文辭之源委端緒與中國殆無以異殊非他方所

可儷也觀於宗之〻之論著一本乎理而無所偏蔽夫豈易得哉他日宗之觀光上國而獲晤言於邂逅之頃尚相與叟僕而淡論之年來辱遠教淸旣感荷何言從審台候均介時祉曷勝慰浣不肖祖守苟安毋足齒及所需宗之之文藁跋語依命錄去第恐貽笑作者耳姑此奉復惟鑒諒不謹九月望日遜志載拜按遜志姓高官侍郎河南府徐州人居上莊驛圃隱陶隱二國相先生閤下

後素按後素疑高遜志自號

題鄭三峯江之水詞後 癸酉

昔李太白於采石江披錦袍坐舟中飲酒賦詩天下

後世之人傳誦其事以爲有偲風道氣焉蓋太白當
流離竄逐之際不勝其憔悴無聊之志姑託詩酒以
自遣耳而人之仰慕如此惟吾三峯先生以開國功
臣之首位一品今玆奉使金陵也　天子加禮焉其
還也　殿下遣重臣勞以宮醞岳牧州郡瞻望餘光
奔走下風惟恐或後其意氣之所加可謂大丈夫得
志當世者也先生則歉然常若布衣時略無一毫驕
蹇之色其舟中觴詠覽物興懷俯仰舒暢悠然自得
第不知富貴爲何物而惟善名之留於後是勉焉後
之讀是詞者其仰慕之意豈不亦猶今之視昔乎漢

山趙君啓跋 按君啓仁沃字

監司要約跋 乙亥

監司之設尚矣宣上德而達下情懲豪猾而恵困窮一言而人以勸一言而人以警其任顧不重歟然古者秩卑今則擇兩府之賢而有才望者爲之位與權俱重矣位重則人益敬之權重則人益畏之以一人之身而居衆人所敬畏之地必其德行施設有以服乎衆人之心而後可也爲監司者可不自重歟今我殿下以判中樞事李公茂會鎭全羅有威惠民所敬服𤰞 命觀察于其道將行三峯鄭相國抄錄周漢

以來至　本朝監司沿革得失之跡附以先儒所論之說又以善最作考課之法定其分數使刺擧者有以依據名之曰監司要略以贈之約而盡詳而切爲監司者所當服膺者也其定分數先其德而後其才者德爲本而才爲末也長於德而短於才者猶不失爲善人優於才而劣於德則亦不免爲酷吏今之課者率先才而後德故凡爲吏者多不以惠民爲念而惟事功是急民不見德而受其病由監司者課之失其倫也故相國特擧而表之以明其先後之序此又爲監司者所當先知者也至其所謂不可過爲寬厚

者以其施於州縣之吏者言之爾若夫民則徵斂之苛而割其心差役之煩而弊其力爲病極矣務以寛厚撫之猶患其苦況敢忍以嚴峻加之哉是亦不可以不言也故幷及之洪武二十八年乙亥九月日陽村權近䟦

上三峯詩 幷序　　權　近

恭惟我　殿下受命開國定都漢陽以乙亥冬十月乙未親祭　大室受羣臣朝肆宥境內越三日丁酉　上御正殿賜門下左政丞臣趙浚右政丞臣金士衡判三司

事臣鄭道傳等內廄馬各一匹下逮諸
事賜爵有差乃宴羣臣于殿內羣臣上壽
皆呼千歲樂部奏文德武功之曲 上心
懽愉謂判三司事曰每聞此曲予懋乃德
卽解所御烏犀帶以賜於戲明良相遇治
定功成大禮旣舉慶賞斯行猗歟休哉眞
千載一盛際也不勝歆歎謹裁長句四韻
詩一篇奉呈云云
聖君開國應千齡佐命勳臣間世英 四室祀嚴彰
孝敬九功歌奏象文明廄分駿馬承殊錫帶賜通犀

荷異榮何幸小生觀盛美裁詩陳賀不勝情

題國初羣英眞蹟 按本註曰三峯欲傳國初之人親筆使或作詩文或將古人詩文書之名曰國初羣英眞蹟 權近

師友三峯數十年早欽譽望出羣賢功夫縝密常持守義理精微已貫穿氣若吐虹衝北斗手能扶日上中天廟堂不變書生志經術還兼節制權待士洪恩雙白璧傳家淸德一靑氈深謀決勝於千里廣度包容則百川垂訓要明斯道正能言力闢異端偏竹堂自幸嘗聯步棘院多慚得比肩交匪翟公貧富變榮如郭氏始終全索書不鄙家雞陋爲寫新詩愧斐然

自註三峯相國命索拙書寫此以獻往年予爲三峯先生作鶴歌蒙韓孟雲先生可之今幷書以獻

義興三軍府舍人所廳壁記略 丁丑

權近

謹按周制大司徒之職以六德六行六藝敎萬民而賓興之凡士之有善鄕先論其秀者而升諸司徒司徒又論其秀而升諸學大樂正又論其秀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辨官論材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士取材如此之詳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凡在版者士謂嫡子庶謂支庶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

者之類莫不咸在教之道藝以充宮庭之衛陪僕暬
御無非正人今大小臣僚子弟之少也各學於其學
稍長而可仕也又升於三軍府今三軍府卽古司馬
之職也教以道藝且充宿衛各論其材而後爵之則
賢材無沉抑之患仕進塞僥倖之路無非周官之遺
意也恭惟我　殿下以英文神武之資創業垂統而
判府事奉化伯鄭公道傳以仁厚之德高明之學實
贊襄之以興一代之典凡所設施必本於周官法度
立國規模宏大且遠舉此可觸其餘矣鄭公命予誌
所壁以昭　殿下求賢之意作人之德於無窮近不

敢以鄙拙辭略敘今日之合於周官之意者以爲記

三峯集跋

家君作詩文率不起草口占而使人書之書者或不能及旣又自以不滿其意而不收其藁是以著述雖多存者無幾津當侍側時則得錄之或幸爲人所藏不逸者有之今所刊詩文若干卷是也觀者因其所存而識其議論製作之體則其他亦可以此而推之矣洪武三十年九月日男資憲大夫領原州牧使事兼管內勸農管學兵馬節制使津謹跋

論臺諫職任啓本略 丁亥間

權近

禮曹參議卞季良等敬奉 王旨令與臣近同考宋制臺諫職任事目條列投進以聞者臣竊惟臺諫人主之耳目選授除罷皆不可以不重嘗在國初臣奉化伯鄭道傳編修經濟文鑑其於臺諫之任歷代沿革先儒格言靡不具載臣在當時同加校正其言臺諫職任之重無餘蘊矣今承 上命更考文鑑所未嘗載宋制沿革及宋朝臺諫賢臣言行事迹一二條件參考繕寫仍將經濟文鑑一袠投進淸讌之暇時賜一覽庶幾有補於從諫之美德按此啓在於太宗丁亥間而稱奉化伯鄭某戊寅後入之爵秩自奄亦明矣

重刊三峯集跋 丁未

三峯詩文集經濟文鑑經國典佛氏辨說心氣理三篇我曾祖奉化伯公所著也公高麗壬寅科進士少有大志力學自強早遊牧隱李先生之門一時豪傑如圃隱鄭先生陶隱李先生桐軒尹先生貞齋朴先生浩亭河先生陽村權先生惕若齋金先生師友講論所聞益廣所見益正發而爲言語文章者汪洋渾厚博大奇偉有古作者之風諸先生咸推讓之麗運既衰天命有歸推戴我 太祖翊運開國經綸贊襄立經陳紀制禮作樂皆出公之手經國典乃其大略

也如詩文雜著特緒餘耳若夫佛氏辨說心氣理則
發揮性情擯斥虛誕以明吾道異端之偏正眞聖門
之藩籬而其有功於名教大矣經濟文鑑則上自唐
虞下至宋元逮及高麗編列其相業君道之得失可
法可戒者又採聖賢之格言以附其後實可謂爲君
爲臣之龜鑑而有關於治道者至矣非如諸家集只
詩文工拙之如何耳諸篇舊有板本散落不完文炯
去甲申冬濫蒙 世祖大王恩遇特受慶尚道觀察
使裒集諸篇爲一帙刋于安東府厥後數十餘年間
宦遊京外或採於州郡之樓題或得於僚友之所藏

次安邊樓韻以下詩賦百餘首暨經濟文鑑別集欲
刊之者有年而丙午冬又爲江原道監司到界之日
始命工續刊百二十餘張合置于安東府嗚呼公有
詩云只消不朽斯文在後日當生姓鄭人其期望後
嗣者重矣不肖幸承家緖偶登科第輪至宰輔固已
踰分然才不能以負荷先志聊壽斯文於將來付此
重望於子孫後世云耳其必有大雅君子有所取捨
於其間者夫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春三月下澣曾孫
資憲大夫行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文
烱謹跋

題羅州東樓諭父老書後　金宗直

誰謂宗之夔契倫崎嶇平地竟阽身謾煩父老東門諭爭似三緘隱會津

附 祭鄭尚書云敬文

維歲次庚戌八月朔丁巳越六日壬戌慶尚道都巡問鎭邊使榮祿大夫知密直司事成原揆謹遣僚佐左邊指諭前別將金某致奠于先友榮祿大夫刑部尚書鄭氏之靈伏以長幼不同曾拍肩而執袂幽明雖隔尚記舊而傷心先生之風後進所慕才乎於德貌如其心不恃力而行不依形而立

依吾仁兮晉楚失其富恃吾德兮王公忘其尊立身揚名眞孝子也出類拔萃豈惟民哉幸與伯氏以同年故視小子其若弟惟公按轡中原之日寔我分符寧邑之時一西海逢采訪之行朔方忝交承之分不徒遊宦相共醉醒命矣斯人天何不憖濫爲原帥來鎭南維豈圖先生未醒化桃特令僚佐略奠菲儀諒我寸誠庶歆一酌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安東大都護府使前奉翊大夫典法判書洪仲原祭于先友同登務榜四十一者按洪仲原至順庚午登第與提學公

同故辭合杯樂聖葛天之民風雲一反覆知音幾人孤墳宿草一酹傷神撰提學公辛丑至丙午功兩祭文當作洪武庚戌可疑

三峯集卷之十四

三峯集後序

嘗觀古之英雄豪傑有建功於世者多不能保其終是或滿損盈虧有以自招亦或關於運數有不能自脫者然建大功者必享大福苟不及其身必於其後有施必獲固天道也三峯先生天資磊落魁偉實王佐之才前朝之季國祚將終東方糜沸民墜塗炭我
太祖閔時之艱東征西討芟夷大難先生手摶日轂廓清區宇以拯我東方億兆蒼生及開國之初凡大規模皆先生所贊定當時英雄豪傑並起雲從而無與先生比者雖終有蹉跌功過亦足相掩矣其亦關

於運數如古豪傑之不能脫者歟吾同年慶尙觀察使鄭君於先生曾孫也嘗痛先生不得終享凡所以繼先業而蓋前愆無所不用其極今又撰集先生詩文雜著將𦆵諸梓馳書命序先生之於詩文固緖餘耳然其詩之高澹雄偉文之通暢辯博亦可因以窺其學問胷次之萬一矣況先儒如牧隱圃隱陽村諸公皆所推服乎鄭君早捷科第歷敭要路今自諫議出按慶尙諫議昇階慶尙大道君尙鬢青而腰金攬轡榮亦至矣豈非先生之餘慶將享于君耶天道施復之理可驗而 國家報勳之意於是可見矣然所

謂繼業蓋愆者將止是而已乎君益勉之先生諱道
傳字宗之君諱文炯字野叟成化元年乙酉孟秋有
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領議政府事領藝文春秋館事世子師高靈府院
君申叔舟謹序